

圍

爐

詩

話

園爐詩話自序

人心感於境遇而哀樂情動詩意以生達其意以成章則爲六義三百篇之大旨也其所以失亡者由乎詩人爲之何也雅頌事關朝廷非所當責風乃閭閻田野所得與而自漢以來無復採風問俗六義亡乎唐詩最盛惟與比賦不遑乎騷而已五代中原雲擾斯文道蕪吳蜀猶存吟咏而皆專意于詞其立言也流連光彩鮮與比而多賦宋雖詩詞並行而未見及于比興之亡者也然而言能達意賦義猶存宏嘉之復古者不知詩當

有意亦不知有六義之孰存孰亡惟崇聲色高自標置  
夫既無意則詞無主宰紕繆不續并賦義而亡之攻擊  
者止咎其措詞之失當以燕伐燕者也詩非天降非地  
出人爲之也爲之者人而壞之者又將焉談枯窮之夫  
無一可以自遣唯高談大笑聊足適懷而古今事之可  
以騁高談發大笑者孰過于無自心無六義之詩辛酉  
冬萍梗都門與東海諸英俊圍爐取煖傲爆聚烹苦茶  
笑言颺舉無復矜睦其有及于吟咏之道者小史錄之  
時日既積遂得六卷命之曰圍爐詩話一生困阨息交

絕游惟常熟馮定遠班金壇賀黃公裳所見多合皎然  
詩式持論甚高而止在字句間宋人淺于詩而好作詩  
話邇言是爭胎悞後世不逮二君所說遠甚蓋詩自漢  
魏屢變而成唐體其間曲折既微且繁不易測識嚴滄  
浪學識淺狹而言論似乎元妙最易惑人詩人于盛唐  
詩雖相推重非盡知作詩之本末于中晚詩非輕忽則  
惑溺亦未究升降之所以然宋人詩集甚多不耐讀而  
又不能不讀實爲苦事定遠于古詩唐體妙有神解著  
書一卷以斥嚴氏之謬黃公載酒園詩話三卷深得三

唐作者之意明破兩宋膏肓讀之則宋詩可不讀此中  
載其精要者而實當盡讀者也嗟乎事貴有益于身耳  
周美成獻蔡京詩曰化行禹貢山川內人在周官禮樂  
中遂致通爛詩如是者至矣衰朽謬語何足算乎修齡  
氏吳喬序

關爐詩話卷之一

崑山 吳 喬修 嚴氏述

漢魏之詩正大高古漢謂自枚乘至中郎

枚謹十九首其中亦有東

漢人詩也魏謂思王至阮公正謂不淫不傷大謂非嘆老嗟

卑高謂無放言細語古謂不束于韻不束于粘綴不束于聲病不束于對偶如是之謂雅不如是之謂俗而俗又有微甚之辨兩晉之詩漸有偶句至沈宋而極齊梁始有聲病至唐律而極官體始淫至晚唐而極休文作韻其時詩人亦不遵用唐以立功令始用于詩至步韻

而極五柳以小言寓意晚唐爲甚至宋而極餘則互有之此詩道古今之大端也詩道不出乎變復變謂變古復謂復古變乃能復復乃能變非二道也漢魏詩甚高變三百篇之四言爲五言而能復其淳正盛唐詩亦甚高變漢魏之古體爲唐體而能復其高雅變六朝之綺麗爲渾成而能復其挺秀藝至此尚矣晉宋至陳隋大歷至唐末變多于復不免于流而猶不遠于復故多名篇此後難言之矣宋人惟變不復唐人之詩意盡亡明人惟復不變遂爲叔敖之優孟二百年來非宋則明

非明則宋而皆自以爲唐詩試讀金正希舉業文不  
貌似先正而最得先正之神以其無遂世之俗情惟  
發已意故也詩可知矣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  
裂

詩有魔鬼宮體淫哇齊梁至初唐之魔鬼也打油釘鉸  
晚唐兩宋之魔鬼也木偶被文繡宏嘉之魔鬼也今日  
兼有之問曰文旣知俗病與魔鬼詩宜盡脫之矣答曰  
談何容易宏嘉之魔鬼實能淨盡脫之餘則五十餘年  
全在其中行坐寢食近乃覺之而衰病無可進矣正大

高古之詩有來生在言此欲使英年有志節者早自覺  
悟毋若喬之憤憤一生悔無所及耳

問曰詩在今日以何者爲急務答曰有有詞無意之詩  
二百年來習以成風全不覺悟無意則賦尚不成何況  
比興葉文敏公論古文余曰以意求古人則近以詞求  
古人則遠公深然之詩不容有異也唐詩有意而託比  
興以雜出之其詞婉而微如人而衣冠宋詩亦有意惟  
賦而少比興其詞徑以直如人而赤體明之暗盛唐詩  
字面煥然無意無法直是木偶被文纏耳此病二高胡

宏嘉大盛識者祇斥其措詞之不倫而不言其無意  
之爲病是以宏嘉習氣至今流注人心隱伏不覺習氣  
如乳母衣縱經灰滌終有乳氣人之惟求好句而不求  
詩意之所在者卽宏嘉習氣也若詩句中無中原吾黨  
鳳凰臺鷓鴣觀自以爲脫去宏嘉惡道不亦易乎此病  
之難于解免更自有故詩乃心聲非關人事如空谷幽  
蘭不求賞識乃足爲詩六朝之詩雖綺靡而此意不大  
失自唐以詩取士遂關人事故省試詩有府設語士子  
又有行卷又有投贈溢美獻佞之詩自此多矣美刺爲

興觀之本溢美獻佞尚可謂之詩乎子美于哥舒翰先  
美後刺後人嫌之如李頎之秦地立春傳太史漢宮題  
柱憶仙郎已宛然明之應酬詩矣詩之泛濫實始于唐  
人言近體詩不得不宗之耳

所謂詩如空谷幽蘭不求賞識者唐人作詩惟適己意  
不索人知其意亦不索人之說好如義山石感二長律  
為甘露之變而作則直有感七律無別意可知何以遠  
至七百年後錢少公始能注釋之耶意尚不知誰知好  
惡蓋人心隱曲處不能已于言又不欲明書于人故發

于吟詠三百篇中如是者不少唐人能不失此意宋人作詩欲人人知其意故多直達明人更欲人人見好自必流于鏗鏘絢燦有詞無意之途瞻盛唐詩泛濫天下貽禍二百餘年學者以爲當然唐人詩道自此絕矣

詩非一途得入景龍開寶之詩端重能發人器度而不能發人心光大歷開成之詩深銳能發人心光而亦傷人器度所以學景龍開寶者心光雖發大都滯于皮毛學大歷開成者器度易傷不免流于險琢人能以大歷開成發其心光而後以景龍開寶發其器度斯爲得之

人誰有此工力所以開寶而後更無其詩也問曰若然則  
開寶人于何處發其心光耶余愧謝曰此就後世人之  
病察脈擬方也君問太高須起李杜高岑以答之

明初之詩娟秀平淺而已李獻吉岸然以盛唐自命韓  
山童之稱宋裔也無目者駭而宗之以爲李杜復生高  
岑再起有詞無意之習已成性情吟詠之道化爲異物  
何仲默李于鱗王元美承獻吉之洩氣者也牛喘賦鳴  
其聲震耳宜爲人所駭聞數十年前蚬蟹詩鳴亦復主  
盟中夏然蚬蟹止誤流俗阿師牛驢實誤有志之士

盛唐高名故也

詩文有雅學有俗學雅學大費工力真實而闕然見者  
難識不便于人事之用俗學不費工力虛偽而的然能  
悅衆目便于人事之川世之知詩者難得故雅學之門  
可以難雀後鮮繼者俗學之門簫鼓如雷衣鉢不絕如  
震川元美時同地近震川却掃荒村後之學其文者無  
幾元美奔走天下至今騫真之作猶慨餘膏苟爲身計  
刺繡文不如倚市門無奈醒人不能酬酒有目者不能  
瞑而執杖取道耳人欲應酬俗學甚善若欲見古先作

者之意非視俗學如糞穢之不可嚮邇不能見也

以唐明言之唐詩爲雅明詩爲俗以古體唐體言之古體爲雅唐體爲俗以絕句律詩言之絕句爲雅律詩爲俗以五律七律言之五律猶雅七律爲俗以古律唐律言之古律猶雅唐律爲俗

詩乃心聲心日進于三教百家之言則詩思以異而歲不同此子美之讀書破萬卷也惟留心于風雲月露則爲李諤之所譏者而已人于順逆境遇間所動情思皆是詩材子美之詩多得于此人不能然失却好詩及至

作詩了無意思惟學古人句樣而已

詩如陶淵明之涵冶性情杜子美之憂君愛國者契于三百篇上也如李太白之遺棄塵事放曠物表者契于莊列爲次之怡情景物優閒自適者又次之嘆老嗟卑者又次之留連聲色者又次之攀緣貴要者爲下而皆發于自心雖有高下不失爲詩惟人事之用者同于雞肩酒棹不足爲詩

禪者云凡人胸中惡知惡見如臭糞瓶若不傾去清水洗淨百物入中皆成穢惡二李習氣亦然人若存彼絲

忽于胸中任學古詩唐詩只成二李之詩

青樓狹邪良家子一入其門身心俱變縱欲從良無由  
自脫甚至甘為倡搗續置假女者二李詩絕無意義惟  
事聲色看之見好為之易成又冒盛唐之名易于眩人  
淺夫不察一飲狂泉終身苦海及乎伎倆已成縱識得  
唐人門徑而下筆終不能脫舊調始進之路可不慎哉  
友人犯此者不少故謹記之

高廷禮惟見唐人殺子立大家之名誤殺公孫人四股  
麻木不仁五官昏愒無用詩豈學大家便是大家要者

工力所至成家與否乃論大小彼搏搯子美李頎者如  
乞兒醉飽度日何得言家豈乞得王侯家餘糝卽爲王  
侯家乎

明人以集中無體不備汗牛充棟者爲大家愚則不然  
觀于其志不惟子美爲大家韓偓落花詩卽大家也

子瞻云詩以奇趣爲宗反常合道爲趣此語最善無奇  
趣何以爲詩反常而不合道是謂亂談不反常而合道  
則文章也山谷云雙鬢女嬈如桃李早年歸我第二雛  
亂談也堯夫三皇等吟文章也

今有一言可以醒二李之徒之痼疾者人之學業無不與年俱進者也惟學二李之詩則一入門卽齊鬪于高岑李杜而頭童齒豁不過如此如優人入場便可作侯王卿相而老死只是優人打頭不過作家到老時亦終成骨董

今人作詩須于唐人之命意布局求入處不可專重好句若專重好句必蹈宏嘉人之覆轍無好句不成詩所以河嶽英靈等集往往舉之而在今日則爲弊端

粗心浮氣陳澗鈍滯之根也粗浮在心必致陳澗在筆

學問以識爲本有識則虛心虛心則識進無識則氣驕  
氣驕則識益下詩無論三唐看識力實是如何

晉宋人字蕭散簡遠智永稍變至顏柳而整齊又至明  
而變爲姜立綱體惡俗可厭矣詩之漢魏晉宋之書也  
謝鮑智永之書也唐體顏柳之書也宏荔昭盛唐姜立  
綱體也

詩貴有含蓄不盡之意尤以不着意見聲色故事議論  
者爲最上義山刺楊妃事之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沈  
醉壽王醒是也稍着意見者子美元元廟之世家遺舊

史道德付今王是也稍着聲色者子美之落日留王母

微風倚少兒是也稍用故事者子美之伯仲之間見伊

呂指揮若定失蕭曹是也着議論而不大露圭角者蘇

昭諫之靜憐貴族謀身易危覺文皇創業難是也露圭

角者杜牧之項王廟詩之勝負兵家未可期包蓋忍恥

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倦土重來未可知是也然已

開宋人門徑矣宋人更有不倫處宋楊誠齋題武惠妃

冷獨獻君王一玉環詞雖工意未婉惟義山之

薛王沈醉壽王暎其詞敏而意頗得風人之體  
人心才有依倚卽不能迥出流輩何況于偷皎然

三偷笑具也

唐人重詩方袍狹邪有能詩者士大夫拭目待之北宋猶然以功名在詩賦也既改爲經義南宋遂無知詩僧妓况今日乎憲章二李聊充應酬是御溜漢

詩以深爲難而厚更難于深子美秋興每篇一意故厚曹唐病馬只一意而得好句六聯成詩三首鳥得不辭眩于好句而不審本意大歷後之墮阮落堦處也

嚴滄浪云詩禁五俗俗體俗意俗句俗字俗韻皆不可犯此言最善學問安可無師無師則杜撰而書家貴學

師舍短攻長詩學李杜正道也李之座中若有一點紅  
斗筲之量成千鍾杜之袖中有舊筆與至時復授其可  
學乎學字先得收筆學詩先得累句莫若之何

學詩不可雜又不可專守一家樂天專學子美西崑專  
學義山皆以成病大樂非一音之奏佳餚非一味之嘗  
子美所以集大成也

余友賀黃公曰嚴滄浪謂詩有別趣不關于理而理實  
未嘗礙詩之妙如元次山春陵行孟東野遊子吟等直  
是六經鼓吹理豈可廢乎其無理而妙者如早知潮有

信嫁與弄潮兒但是子理多一曲折耳謂唐詩有理  
而非宋人詩話所謂理唐詩有詞而非宋人詩話所謂  
詞大抵賦須近理比卽不然與更不然靡有子遺有北  
不受可見又如張籍辭李司空辟詩考亭嫌其感君縈  
綿意繫在紅羅襦若無此一折卽淺直無情是爲以理  
礙詩之妙者也

問曰言情敘景若何答曰詩以道性情無所謂景也三  
百篇中之興關關雎鳩等有似乎景後人因以成煙雲  
月露之詞景遂與情並言而興義以微然唐詩猶自有

興宋詩鮮焉明之暗盛唐景尚不成何況于興

古詩多言情後世之詩多言景如十九首中之孟冬寒氣至建安中之子建贈丁儀初秋涼氣發者無幾日盛一日梁陳大盛至唐末而有清空如話之說絕無關于性情盡也非詩也夫詩以情為主景爲賓景物無自生惟情所化情哀則景哀情樂則景樂應詩能融景入情寄情于景如子美之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沈下賢之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殿維之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祖詠之遲日園林好清明烟火新景中哀樂之

情宛然唐人勝場也宏嘉人依盛唐皮毛以造句者本  
自無意不能融景況其敘景惟欲闕大高遠于情全不  
相關如寒夜以板爲被赤身而掛鐵甲

景同而語異情亦因之而殊宋之間大庾嶺云明朝望  
鄉處應見嶺頭梅賈岳云無端更渡湘江水却望并州  
是故鄉景意本同而宋覺優游詞爲之也然島句比之  
問反爲醒目詩之所以日趨于薄也

問曰詩文之界如何答曰意豈有二意同而所以用之  
者不同是以詩文體製有異耳文之詞遠詩之詞婉書

以道政事故宜詞達詩以道性情故宜詞婉意喻之米飯與酒所同出文喻之炊而爲飯詩喻之釀而爲酒文之措詞必副乎意猶飯之不變米形噉之則飽也詩之措詞不必副乎意猶酒之變盡米形飲之則醉也文爲人事之實用詔敕書疏案牘記載辭辨解皆實用也實則安可措詞不達如飯之實用以養生盡年不可矯揉而爲糟也詩爲人事之虛用永言播樂皆虛用也賦而爲清廟執競稱先王之功德奏之于廟則爲頌賦而爲文王大明稱先王之功德奏之于朝則爲雅二者必有

光美之詞與文之摭拾者不同也賦而爲柔柔勝印刺  
時王之號政亦必有哀惻隱諱之詞與文之直陳者不  
同也以共爲歌爲奏自不當與文同故也賦爲直陳猶  
不與文同況比興乎詩若直陳凱風小弁大詆父母矣  
李杜之文終是詩人之文非文人之文歐蘇之詩終是  
文人之詩非詩人之詩

人有不可已之情而不可直陳于筆舌又不能已于言  
感物而動則爲興托物而陳則爲比是作者固已醞釀  
而成之者也所以讀其詩者亦如飲酒之後憂者以樂

莊者以狂不知其然而然

詩不越乎哀樂境順則情樂境逆則情哀明良之歌順而樂也棧樸旱麓其類也五子之歌逆而哀也民勞南山其類也後世不關哀樂之詩是爲異物

余與友人說詩曰古人有通篇言情者無通篇敘景者情爲主景爲賓也情爲境過景則景物也又曰七律大抵兩聯言情兩聯敘景是爲死法蓋景多則浮泛情多則虛薄也然順逆在境哀樂在心能寄情于景融景入情無施不可是爲活法又曰首聯言情無景則寂寥矣

故次聯言景以暢其情首聯敘景則情未有著落故次聯言情以合乎景所謂開承也此下須轉情而景景而情或推開或深入或引古或邀賓須與次聯不同收或收第三聯或收至首聯看意之所在而收之又有推開暗結者輕重虛實濃淡深淺一篇中參差用之偏枯卽不佳又曰意爲情景之本只就情景中有通融之變化則開承轉合不爲死法意乃得見又曰子美詩云晚節漸于詩律細律爲音律拗句詩不必學

問曰何爲性情答曰聖人以思無邪蔽三百篇性情之

謂也國風好色小雅怨誹發乎情也不淫不亂止乎禮  
義性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亦言此也此意晉魏不失  
梁陳盡矣陳拾遺挽之使正以後淫傷之詞與無邪者  
錯出杜詩所以獨高者以不違無邪之訓耳

問曰丈夫生平詩千有餘篇自謂與此中議論離合何如謝曰不  
佞少時爲俗學所誤者十年將至四十始見唐詩比興  
之義又二十年方知漢魏晉宋之高妙而精氣銷亡  
不能搆思矣人之目見者易遠足踐者必近勿相困  
也

問曰唐詩六義如何答曰風雅頌各別比興賦雜出于其中後世宗廟之樂章古之頌也三代之祖先實有聖德故不愧乎稱揚漢已後之祖先知爲何人樂章備禮而已不足論也求雅于杜詩不可勝舉而如王昌齡之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諸侯清樂動千門皇風被九州藜應物之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王建爲田宏正所作之朝天詞羅隱之靜憐貴族謀身易危覺文皇創業難皆二雅之遺意也風與騷則全唐之所自出不可勝舉忽見陌上楊柳色悔教夫婿直封侯興也夕陽

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比也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賦也  
朱子盡去舊序但據經文以爲注使二百篇盡出于賦  
乃可安得據比興之詞以求遠古之事乎宋人不知比  
興小則爲害于唐體大則爲害于三百

大抵文章實做則有盡虛做則無窮雅頌多賦是實做  
風騷多比興是虛做唐詩多宗風騷所以靈妙

詩之失比興非細故也比興是虛句活句賦是實句有  
比興則實句變爲活句無比興則實句變成死句許渾  
詩有力量而當時以爲不如不作無比興說死句也

明人不知比興而說唐詩開口便錯義山之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言雲表露試之治病可知真僞諷憲武之求仙也白雪樓大詩伯以爲宮怨評曰幸之思悵然呵呵

宋詩率直失比興而賦猶有宏嘉人詩無文理并賦亦失之

梵偈四五七字爲句而無韻殊不礙讀子瞻雜文多效之詩入歌喉故須有韻韻乃其末務也故三百篇叶者居多菁菁者莪篇叶儀以就莪阿固可叶莪何以就儀

亦無不可于意無傷故也詩宗三百篇自當遵其用韻  
之法漢至六朝此意未失休文四聲韻小學家言本不  
爲詩詩人亦不適用唐元宗時孫愐始就陸法言之切  
韻以爲唐韻肅宗時以此爲取士之式詩從此受極楷  
元白作步韻詩直是蘊醢或曰古體可用古韻唐體當  
用唐韻夫然則唐體別白爲詩不宗三百耶古人多有  
韻韻又皆叶用毛晃誤以爲古人實有是韻而作古韻  
何異于衮衣玉食之世論茹毛飲血事耶

古人作詩不惟不拘韻并不拘四聲宜平則仄讀爲平

宜仄則平讀爲仄觀望忘二字可見三百至晉宋皆然  
故不言聲病休文作四聲韻而聲病之說起焉可知聲  
病雖王元長等所立而實因乎沈氏之四聲矣梁武帝  
不許四聲詩中高見

詩本樂歌定當有韻猶今曲之有韻也今之曲韻庚青  
真文等合用初無礙乎歌喉詩已不歌而韻部反執奉  
平水韻如聖經國律而置性情之道如弁髦事之碩奴  
失主莫甚于此

青箱雜記載鄭谷齊己黃損等定今體詩格云用韻有

數格曰葫蘆曰轆轤曰進退葫蘆韻者先二後四轆轤韻者雙出雙入進退韻者一進一退引李師中送唐介詩云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奸諛骨已寒天爲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八句詩一難三寒同部二山四還又一部爲進退韻格之証而葫蘆轆轤未有引証別本詩話引太白我攜一尊酒爲葫蘆韻之例引漢帝寵阿嬌爲轆轤韻之例乃古詩也

唐韻視今之平水韻冬分鐘支分脂似乎狹矣而有葫

蕭韻用法轆轤韻用法進退韻用法有嫌韻有兼韻有  
通用有轉用有叶用作者猶得輾轉言情平水韻似寬  
而蒟蘆等諸法俱廢則實狹矣

問曰二美大呵出韻詩是否如何答曰出韻必是起句  
起句可用仄聲字出韻何妨蓋律詩止言四韻絕句止  
言二韻王子安滕王閣詩八句六韻而序曰四韻俱成  
以渚與悠不在韻數中也出韻詩雖是晚唐變體然非  
晚不及盛之關係處如元美兄弟之說但不出韻卽是

盛唐耶

問曰用韻以何者爲準則答曰韻書自曹魏李登梁沈約以來其故甚繁此難具述唐之官韻今不可得北宋禮部韻余曾見二本皆一東二冬三鐘者也名廣韻者因唐韻而廣之者也卽此可以知唐韻矣今世通行之一東二冬三江四支之韻乃宋理宗時平水劉淵并舊韻之二百六部以爲一百七部而成之者也舊韻一東獨用二冬三鐘通用淵則竟并通用者爲一部支微齊佳灰魚虞歌麻尤十韻爲一部真文元寒刪先六韻爲一部侵覃鹽咸四韻爲一部韻之通轉又分兩界有入

聲者十七部爲一界無入聲者十三部爲一界兩界不  
相通轉通轉有部有類有界平上各自通轉爲部東董  
送真軫震通轉爲類有入聲無入聲通轉爲界非此則  
謂之叶叶乃通轉之窮也自平水韻行而北宋之禮部  
韻詩家名公俱未經目界部通轉叶之法俱不講唐人  
葫蘆轆轤進退之法何所攷哉

唐人有嫌韻兼韻之法嫌韻卽出韻也兼韻亦名干韻  
謂兼取通用韻中一二字也嫌韻與兼韻可通用不可  
轉用寒與剛先得相兼以其通用故也而轉用之真文

元則不可

唐人排律有兼韻者東兼冬庚兼青是也叶卽協也不用如字之聲者謂之轉轉一二字而不全部通轉者謂之叶通用乃劉淵并韻已前之法今世所刻平水韻猶仍其名呵呵

唐韻久已絕傳惟吳彩鸞韻徐學士傳是樓有之值二十萬錢而紙故脆不能細檢也

子美飲中八仙歌押二船字二眠字三前字說者謂此篇是八段不妨重押學林新編云觀詩題則是一歌也

通篇在船字中押不移別韻則非分八段蓋子美詩重韻者不少因歷舉諸篇以及十九首曹子建謝康樂陸士衡阮嗣宗江文通王仲宣重韻之句以見古有此體子美因之其言甚辨余謂古人重詩而輕韻故十九首以下多有重韻之詩後人重韻而輕詩見重押者駭爲異物耳施愚山謂步韻者是做韻非做詩余謂自唐以來以意湊韻重韻輕詩者皆是做韻

嚴滄浪云任昉哭范雲詩重韻兩生字三情字天厨禁

禁禁洪禁洪禁洪

乃謂平韻可重押或平或仄韻不可者彼就

子美飲中八仙歌立說陋矣焦仲卿妻作重二十許韻  
古人作詩不以辭害志不以韻害辭泥辭以害志十二  
侵乃舌押上腭成聲非閉口也閉口則無聲矣韻家別  
爲立部非也縱使侵等果是閉口字亦爲小學審聲中  
事與詩道何涉此又詩人奉行之過也

宋人詩餘寒刪先元魚虞通用實合于三百篇至六朝  
叶用之義後人因此而立詞韻則非也

今有癰疥之疾而爲害甚大本舉手可除而人樂此美  
疾固留不舍習以成風安然不覺者是步韻和人詩夫

和詩之體非一意如問答而韻不同部者謂之和詩同其部而不同其字者謂之和韻同其字而次第不同者謂之用韻次第皆同謂之步韻蕭衍王筠和太子懃悔詩始是步韻步韻乃趨承貴要之體也詩思與文思不同文思如春氣之生萬物有必然之道詩思如醴泉未草在作者亦不知所自來限以一韻卽東詩思唐時試士限韻主司因得易見高下耳今日何可爲之耶若又步韻同于桎梏命意布局俱難如意後人不及前人而又困之以步韻大失計矣施愚山曰今人祇是做韻難

人做詩獅子一吼百獸腦裂做韻定五字于韻府羣五  
五車韻瑞上覓得現成韻脚了以字湊韻以句湊篇扯  
湮一上全無意義章法非做韻而何步至數人并韻字  
亦覺可厭古詩不對偶無平仄韻得叶用唐詩悉反之  
已是難事若又步韻李杜無以見長

步韻元白猶少皮陸已多今則非步韻無詩矣陷溺之  
甚者遂謂步韻詩思路易行又或倡作而步古人詩之  
韻

古人視詩甚高視韻甚輕隨意轉叶而已以詩乃吾之

心聲韻以諧人口吻故也唐人局于韻而詩自好今人  
押韻不落卽是詩故古人有詩無韻唐人有韻有詩今  
人惟有韻無詩得一題詩思不知發何處而先押一韻  
何異置榻以待電光

問曰先生不肯步韻人以爲傲信乎答曰敬也非傲也  
步韻何難不過順口弄人耳朱溫將諸客遊園自語曰  
好大柳樹數客起應曰好大柳樹溫又曰可作車轂敬  
客起應曰可作車轂溫厲聲曰車轂須用堅木柳那可  
用書生好順口弄人皆此類也悉撲殺之溫雖凶人然

此事則不侮邇俗遠矣詩人自相步韻猶可步貴人韻須慮撲殺貴人倡作勿用徘徊潺湲等字使趨承者有所措手亦仁者之居心也

晚唐章碣八句詩平仄各押韻一呼二天三岸四船五看六眠七算八邊無聊之思亦將以爲格而步之乎人之登廁不可無書無書則不暢書須淺陋不足撥待又逐段易了者韻府羣玉五車韻瑞景善展卷終是有益而應酬簡易此爲捷徑若自好之士而作詩時用之則樂詩路以韻而已明詩無深造二書爲之也

問曰如尚書所言則詩乃樂之根本也後世樂用曲子則詩不屬樂事乎答曰古今之變更僕難詳聖人以雅頌正樂則知三百篇無一不歌秦火之後樂失而詩存太常主聲歌經生主意義聖人之道離矣而唐時律詩絕句皆入歌喉及變爲詩餘則所歌者詩餘而詩不可歌故陳彭年送申國長公主爲尼七律人以詩餘鷓鴣天之調歌之子瞻中秋七絕山谷以詩餘小秦王之調歌之是其証也元曲出而詩餘亦不入歌喉矣尚書之言難可通于今也三百篇中清廟文王等專爲樂而作

詩關雎鹿鳴等先有詩而後入于樂

唐梨園歌有囉哩哩以五七言整句須有襯字乃可歌也疑古之妃呼豨伊何那亦卽此意如此則不求宋詞元曲之順喉矣然鄭世子言古樂每一字必絲聲十六彈或三十二彈則與後世唱曲先慢後緊者不同須更攷之問曰詩之體格名目如何答曰姜白石詩說云守法度曰詩載始末曰引放情曰歌體如行書曰行並二體爲歌行如蛩響口吟通俚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余憶珊瑚鈞之說不然皆後人附會耳

詩史曰古人文章自應律度不主音韻沈約遵崇韻學而曰欲使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聲後須切響一篇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體製漸多如旁犯蹉對假對雙聲疊韻之類又有正格偏格類例極多故有三十四格十九圖四聲八病之類旁犯者如徐陵文一篇中兩用長樂其義不同者是也蹉對者如九歌之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以蕙肴蒸對奠桂酒是也假對者如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朱對赤耶對子狼狽獸

名對流離鳥名又如庖人具鷄黍稚子摘楊梅以雞對  
楊是也如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幾家村草爲雙聲  
如月影侵簷冷江光逼屐清侵簷江光爲疊韻首句第  
二字仄聲謂之正格如鳳歷軒轅紀是也平聲謂之偏  
格如四更山吐月是也唐時名蓋多用正格謝莊胡互  
護爲雙聲礮礪爲疊韻余不謂然以重翻爲雙聲重切  
爲疊韻

困學紀聞云式微乃二人詩聯句之始也柏梁及賈充  
與其婦李亦是聯句

傅咸毛詩皆取經語集句之始也禹玉牒詞云祝融司  
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七言之祖也荀卿成相篇  
亦多七言句

作者涉筆成趣說者遂以立三十七格其可留者不及  
十條

宋末元初有九言律詩大是蛇足只可謂之詩餘耳此  
體始于魏

律詩所謂偷春格者首聯對次聯不對也扇對格者首  
句與第三句爲對次句與第四句爲對也

唐時有格詩之名與律詩並舉未得的據疑是八句有聲病而不對偶者耶

南史王元謨問謝莊雙聲疊韻莊曰互護爲雙聲礲礲爲疊韻雙聲同音不同韻疊韻音韻皆同互護同是唇音而不同韻礲礲同是牙音而又同韻也彷彿熠熠咿啞皆雙聲侏儒童蒙空同皆疊韻謂互護紐聲同路紐聲不同而同在遇部字聲韻書古今改易多矣

沈括筆談以次聯不對者爲蜂腰引賈島下第詩爲証云下第惟空囊如何住帝鄉杏園啼百舌誰醉在花芳

淚落故山遠病來春草長知音逢地易孤棹負三湘

問曰先生每言詩中須有人乃得成詩此說前賢未有  
何自而來答曰禪者問答之語其中必有人不知禪者  
不覺耳余以此知詩中亦有人也人之境遇有窮通而  
心之哀樂生焉夫子言詩亦不出于哀樂之情也詩而  
有境有情則自有人在其中如劉長卿之得罪風霜苦  
全生天地仁青山數行淚白首一窮鱗王鐸爲都統詩  
曰再登上相慚明主九合諸侯愧昔賢有情有境有人  
在其中也子美黑白鷹曹唐病馬亦然魚元機詠柳云

杖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黃巢咏菊曰堪與百花爲總  
領自然天賜赭黃袍蕩婦反賊詩亦有人在其中故讀  
淵明康樂太白子美集皆可想見其心術行己境遇學  
問劉伯溫楊孟載之集亦然惟宏嘉詩派濃紅重綠陳  
言剿句萬篇一篇萬人一人了不知作者爲何等人謂  
之詩家異物非過也問曰宏嘉人外豈無讀其詩而不  
見其人者乎答曰楊素唐中宗薛稷宋之間賀蘭進明  
蘇煥其人可數

問曰唐體于何而始答曰凡事無始有始乃邪說也僅

可如春秋之托始于隱公耳唐體托始于古詩古詩托  
始于三百篇三百篇託始于五子喜起此前之記于緯  
書史子者不敢據言也五言始漢魏鮮有偶句晉宋以  
後偶句日多庾信竟是排律七律託始于漢武魏文等  
七言古詩蕭子雲燕歌行始有偶句自此漸有七言六  
句似律之詩如梁簡文帝和蕭子顯春別云柳絲結網  
滿帳中芳草結葉當行路紅臉脉脉一生唯黃鳥翩翩  
有時度故人雖故昔經新新人雖新後應故梁元帝春  
別云試看機上蛟然錦還瞻庭表合歡枝映日通風影

珠幔飄花拂葉度金池不聞離人當重合惟恐合罷會  
成離陳後主玉樹後庭花云麗宇芳林對高閣新粧艷  
質本傾城映戶凝嬌乍不進出帷含態笑相迎嬌姬臉  
似花含露玉樹流光照後庭又有七言八句似律之詩  
而末二句似五言者如梁簡文帝春情云蝶黃花紫燕  
相追楊低柳合露塵飛已見垂鈎掛綠樹誠知淇水沾  
羅衣兩童夾車問不已五馬城南猶未歸鶯啼春欲駛  
無爲空掩扉梁元帝聞箏詩曰文牕玳瑁影嫋媚香帷  
翡翠出神仙促柱朱絃驚欲語調絃擊八雁相迎秦聲

本是揚家解吳歛那知謝傅憐祇愁芳桂促蘭香無那  
煎又有七言八句前後散中四語偶者如梁簡文帝烏  
夜啼曲云綠草庭中望明月碧玉堂前對金鋪鳴絃撥  
揆發初異挑琴欲吹衆曲殊不異三足朝含影五言九  
子夜相呼羞言獨眠花下淚託道單樓城上烏隋煬帝  
江都樂歌云揚州舊處可淹留臺榭高明復可遊風亭  
芳樹迎早夏長臯麥隴送餘秋綠潭桂檝浮青雀果下  
金鞍躍紫騮綠楊素蟻流霞飲長袖清歌樂戲遊汎龍  
舟詩云軸轆千里汎龍舟言旋舊鎮下揚州借問揚州

在何處淮南江北海西頭六轡暫停御百丈甃罷開山  
歌柳謳詎似江東掌間地獨自稱言鑑裏遊又有七言  
十句似律詩者如江總閨怨云寂寂青樓大道邊紛紛  
白雪綺窗前池上鴛鴦不獨自帳中蘇合還空然屏風  
有意障明月燈火無情照獨眠遶西水凍春應少薊北  
鴻來路幾千願君關山及早度念妾桃李片時妍大路  
始于椎輪諸詩皆七律之椎輪也隋陳子良塞北思歸  
詩竟是唐人七律矣五絕七絕卽五古七古之短篇楊  
升菴謂截律爲絕非也

馮定遠云文選詞賦始于屈宋歌詩起于荆軻易水之  
歌權輿于姬孔已後于理爲得近代詩選必自上古年  
紀綿邈真贋相雜或不雅馴又書傳引逸詩多不過三  
四句皆非全篇三百五篇既是仲尼所定又不應撮聖  
人之所棄者以炫人余嘗與程孟陽言詩謂共如狗之  
拾骨非戲言也詩至屈宋變爲詞賦漢書經籍志不載  
五言五言盛于建安陳思王爲之冠冕潘陸以下無能  
與並者子美言詩看子建親故蘇子瞻云詩至子美一  
變也元和長慶以後元白韓孟嗣出杜詩始大行後無

出其範圍者矣今之論詩者但當祖述子建憲章少陵古今之變于斯盡矣詩騷以前可勿問也

又云古人文章自有阡陌湯之盤銘孔子之誄其體古矣而三百五篇都無銘誄之文故知孔子不以為詩也元微之云賦頌銘贊有韻之文體自相涉謂之詩則不可近世馮惟訥撰詩紀盡收古逸之銘誄等句何歎詩言志者也易林止論陰陽王司寇欲以易林為詩何歎又云沈約謝朓王融創為聲病于時文體不可增減謂之齊梁體異乎漢魏晉宋之古體也雖畧變聲律而體

然文不粘綴取韻不論雙隻首不破題平仄亦不相侷  
沈宋因之變爲律詩自二韻至百韻率以四句一絕不  
用五韻七韻九韻十一十三韻唐人或不拘此說見李  
贊皇窮愁志首聯先破題目謂之破題第二字相粘平  
仄仄平爲偏格仄平平仄爲正格見沈存中筆談平仄  
宮商體勢穩協視齊梁體爲優矣近體多是四韻古無  
明說嘗推而論之似亦得其理也聯絕粘綴至于八句  
雖百韻止如此也如正格二聯平平相粘也中二聯仄  
仄相粘也首韻輕重一絕四句自然悉異至于二轉變

有所窮于文之首尾胸腹已具足得成篇矣律賦亦八句文苑注中已備記之茲不具述

又云詩家常言有聯有絕二句一聯四句一絕宋孝武言吳邁遠聯絕之外無所解是也四句之詩謂之絕句宋人不解乃云是截律詩首尾如此議論非一事也玉臺新詠有古絕句古詩也唐人絕句之有聲病者是二韻律詩也元白牧之昌黎集可証唐人集分體者少今所傳分體者皆近人所爲古本多存有分律詩絕句者如王臨川集首題云七言律詩下注云絕句甚分明唐

人惟有元白韓杜等是舊次今武定侯刻白集坊本杜  
牧之集亦皆分體如今人矣幸二集尚有宋板而新本  
亦有翻宋板者可據耳自高棟唐詩品彙出今人不知  
絕句是律矣高棟又創排律之名雖古人有排比聲律  
之言然未聞謂之排律此一字而有大害于詩朱雲子  
作詩評直云五排七排非法律字可慨也

又云齊梁聲病之體自古不謂之古詩諸書言齊梁體  
者不止一處唐自沈宋以前有齊梁詩無古詩也氣格  
亦有差古而皆有聲病沈宋既裁新體陳子昂崛起直

追阮公遂有兩體開元以下好聲律者則師景雲龍紀  
矜氣格者則追建安黃初而承明文格微矣然白樂天  
李義山溫飛卿陸魯望皆有齊梁格詩白李詩在集中  
溫見才調集陸見松陵集題注甚明但不多耳既有正  
律破題之詩此格自應廢矣皎然詩式敘置極詳盡允  
當人自不能考耳古詩二字半入人心今人立論雖子  
美所稱之庾開府太白所稱之謝元暉必欲降而下之  
云古詩當如此論也至于唐人雖服膺鮑謝體效徐庾  
仰而不逮者猶以爲無上妙品云律詩當如此論也吁

可慨已

文云阮逸注文中子不解八病可見宋時聲韻之學已微有一惡書名曰金針詩格託名梅堯臣言八病絕可笑王弼州卮言不知其謬也沈休文謝靈運傳贊劉彦和文心雕龍統論梗概不得詳說而諸書所言時有可徵郊忠恕佩觿云雕弓之爲敦弓依乎旁紐按字母徵音四字端透定泥敦字屬元韻端母雕字屬蕭韻端母則知旁紐者雙聲字也九經字樣云紐以四聲是正紐者四聲相紐東董凍篤是也劉知幾史通言梁武云得

既自我失亦自我爲犯上尾兩我字爲相犯也平頭未  
詳蜂腰鶴膝見宋人詩話乃雙聲之變也上下兩字俱  
清中一字濁爲鶴膝上下兩字俱濁中一字清爲蜂腰  
大韻小韻似論取韻之病大小之義所未詳也沈隱侯  
云一篇之內皆韻並殊兩句之中輕重各異詳此則八  
病俱去亦不在曲折分其名目也

又云今本玉篇前有紐韻之圖列旁紐正紐甚詳序引  
聲譜恐是沈隱侯四聲譜附世間尚有是書應是論八  
病事恨求之不得耳今人律詩但作對偶于此處全不

知何以稱律

又云唐人律詩有八句全不對者亦有用仄韻者  
又云律詩始于沈宋爾時文體不以用事爲嫌今人乃  
有謂五言律不可用事者大謬此說起于方回

問曰唐人命意如何答曰心不孤起仗境方生熟讀新  
舊唐書通鑑碑史雜記乃能于作者知其時事知其境  
遇而後知其詩命意之所在如子美麗人行豈可不知  
五楊事乎試看本專詩則知篇篇有意非漫然爲之者  
也

一篇詩祇立一意起手中間收結互相照應方得無懈  
可擊唐人必然宋至明初猶不大失宏正以後一句七  
字猶多不貫何況通篇

意由于識馬嵬事吟咏甚多而子美云不聞夏殷衰中  
自誅褒姒曲折有含蓄子瞻稱之鄭畋云元宗迴馬楊  
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聖朝天子事景陽宮井又  
何人人知其有宰相器劉夢得自樂天直言六軍逼殺  
天子之妃矣

唐人詩意不必在題中如石丞息夫人怨云莫以今時

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宮使無裨說  
其爲寧王致餅師妻作後人何從知之可見西施篇之  
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邀人傅香粉不自著羅衣君  
寵益嬌態君憐無是非常是爲李林甫楊國忠韋堅王  
鉞輩而作元微之未必諸郎知曲誤一時偷眼爲迴腰  
亦是胸有所不快適于舞者發之也崔國輔云悔不盛  
年時嫁與青樓家亦必有故意不易見也

余讀韓致堯落花詩結聯知其爲朱溫將篡而作乃以  
時事考之無一不合起語云嫩白離情高處切膩紅愁

態靜中禁是頰而又曰眼尋片片隨流去言君民之東  
遷也恨滿枝枝被雨淋言諸王之見殺也倘得苦遮猶  
慰意言李克用王師範之勤王也若教泥污更傷心言  
韋建之爲賊臣弱帝室也臨塔一盞悲春酒明日池塘  
是綠陰意顯然矣此詩使子美見之亦當心服詩可以  
初盛中晚爲定界乎又其香奩詩有云動天金鼓逼神  
州惜別無心學墮樓不得迴眸辭傅粉更須含淚對殘  
秋折釵伴妾眠青塚半鏡隨郎葬杜郵惟有此符魂夢  
裏殷勤相覓鳳池頭觀其起句及杜郵鳳池當是李茂

貞兵逼京城昭宗賜杜讓能死代其姬人之作效秋對  
傅粉似乎趁韻然其事在景福二年九月間正是殘  
秋也而題絕不相類將諱之抑傅寫誤也讓能之死可  
憫致蕘于此宜有詩以哀惜之也又有咏浴詩云再整  
魚犀攏翠簪解衣先覺冷森森教移蘭燭頻羞彤自試  
香湯更怕深初似洗花難抑按終變沃雪不勝任豈知  
侍女纔帷外賸取君王幾併金詩言成帝合德事沃雪  
謂死期將至當是也肩擗權昭宗寵信過甚而未溫駸  
駸之勢君相命在且夕故以漢事比之也此時內有宦

者韓全誨輩外有藩鎮李茂貞王行瑜韓建朱溫輩致  
堯忠耿之士深懷不平而言出禍隨故寓意如此結語  
當是指三使相賞賜傾府庫也又有倚醉詩曰倚醉無  
端尋舊約却因惆悵轉難勝夢中樓閣春深雨遠處簾  
櫳夜半燈倚柱立時風細細遠廊行處思騰騰分明窗  
下聞裁翦敲徧闌干喚不應昭宗在鳳翔制于李茂貞  
使趙國夫人詞學士院二使不在亟召韓偓姚洎竊見  
之于土門外執手相泣觀此情事必是又曾召偓而爲  
事所阻故有尋舊約之語下文則敘立伺機會之情景

也風雅頌中時事不少詩本經史之學漢詩此意已微  
子美不然所以獨勝太白不及也人讀經史須知是詩  
材讀詩須回顧經史明人分作二截惟于字而問求爲  
大家而已葛常之曰韓偓香奩集百篇皆艷體詞也沈  
存中筆談以爲和凝所作貴後諱之嫁名于偓而香奩  
集有無題詩序云余辛酉歲戲作無題詩十四韻故率  
常王公內翰吳融舍人令狐渙相次屬和是歲十一月  
兵起隨駕西狩文彙感棄丙寅歲在福建有蘇擘書以  
彙見授得無題詩因追味舊詩闕亡甚多云云香奩集

之爲韓偓所作無疑存中未攷且詳遯齋閑覽已引吳融和詩爲証矣余攷昭宗天復元年辛酉正月元日斯王仲先等復位進孫德昭等爲三使相十一月韓全誨劫帝幸鳳翔韓偓扈蹕三年十月帝召韓偓姚洎于士門外執手涕泣甲子閏四月朱溫遷帝于洛陽八月被弑立昭宣帝丁卯四月溫篡位則余所說此二詩意非傳會也

致堯又有詩云擁鼻悲吟一向愁寒更轉盡未迴頭綠屏無睡秋分簾紅葉傷時月滿樓却要因循添逸興若

爲趨競常離憂殷勤憑仗官渠水爲到西溪釣舟天  
復二年昭宗在鳳翔宰相韋貽範遭喪圖起復僱不肯  
草制忤李茂貞意趨競謂貽範也離憂謂有去志而思  
西溪釣舟也問曰君子致堯詩何太拳拳答曰宏嘉人  
惟求詞不求意故收輕忽大歷余故舉唐末詩之有意  
者以破天下之障人能于唐詩一二字中見透其意卽  
脫宋明之病仙人靈丹豈須升斗致堯又有詩云昨夜  
三更雨今朝一陣寒海棠花在不側臥捲簾看亦必傷  
時之作

唐人于詩中用意有在一二字中不說破不覺說破則其意煥然者如崔國輔魏宮詞云朝日點紅粧擬上銅雀臺畫眉猶未了魏帝使人催稱帝否曹丕也下二帝字而其母狗豕不食其餘之語自見旅于缺缺矣詩歸評媚甚呵呵

韓翃寒食詩云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烟散入五侯家唐之亡國由于宦官握兵實代宗授之以柄此詩在德宗建中初只五侯二字見意唐詩之通于春秋者也

問曰詩有惟詞而無意者乎答曰唐時已有之明人爲甚宋人却少如李義山挽昭肅皇帝詩海迷求藥使重隔獻桃入是也宏嘉人癸隴字以成句淡麗句以成篇便有詞無意宋不勦說故無此病

唐人作詩最重意不顧功今省試詩多是六聯祖詠終兩餘雪云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二聯便呈主司云意盡唐人白重如此

詩惟求詞采則甚易明人優爲之有意則措詞不勝其難以明之亡國言之君非無過始則斬于曠荒以成賊

勢中則不能罄掃闕宮所有以贖軍終則誤謂國君當死社稷不肯南巡以圖恢復死社稷乃天子守土之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播遷而復振者多矣豈可與城俱盡哉而死難之烈高出千古言其死難甚易則其過端直陳之既已不忍又同于宋人微言之又同于義山之重有感詩直俟七百年後之人始知作者之意其間不能解而詬病之如顧東橋者何限乎有意之詩其難如此所以明朝無意之詩積几充架也義山重有感云玉帳牙旗得上遊安危須共主君親嘗融表已來關右陶

保軍宜次石頭豈有蛇龍愁失水更無鷹隼擊高秋盡  
號夜哭兼幽顯早晚星關雪涕收常熟錢龍惕少公解  
曰太和九年十月以前廣州節度使王茂元爲涇原節  
度使逾月李訓事作茂元在涇原故曰得上遊也昭義  
節度使劉從諫三上疏問王涯等罪名仇士良爲之惕  
懼故曰竇融表已來關右也初獲鄭注京師戒嚴茂元  
與鄜坊節度使蕭宏皆勒兵備非常故曰陶侃軍宜次  
石頭也士良輩知事連天子相與憤怨帝懼僞不語宦  
官得肆志殺戮則蛟龍失水矣涯等旣死舉朝脅息諸

潘鎮亦皆觀望不前誰爲高秋之鷹隼快意一擊耶曰  
更無者傷之亦望之也至于晝號夜哭雪涕星關而感  
益深矣夫有感長韻律二篇旣爲甘露之變而作則重  
有感可知而余讀之殊不能領見夕公注不覺自失以  
其命意視無題詩更與故也揚劉錢之西崑直是兒童  
之見余注無題詩名爲發微蓋以此故賀黃公說此詩  
大意同夕公又有曰顧華玉譏此詩云所言何事次聯  
粗淺不成風調古人紀事必明白褒貶乃隱約未有如  
此香華玉之論何以服人余謂覺範言詩至義山爲一

厄淺夫類然何必東橋晚唐詩難讀如此況盛唐乎  
詩意之明顯者無可著論惟意之隱僻者詞必紆回婉  
曲必須發明溫飛卿過陳琳墓詩意有望于君相也飛  
卿于邂逅無聊中語言開罪于宣宗又爲令狐綯所嫉  
遂被遠貶陳琳爲袁紹作檄辱及曹操之祖先可謂酷  
毒矣操能赦而用之視宣宗何如哉又不可將曹操比  
宣宗故托之陳琳以便于措詞亦未必真過其墓也起  
曰曾于青史見遺文今日飄零過古墳言神交敘題面  
以引起下文也詞客有靈應識我刺令狐綯之無目也

伯才無主始憐君憐字詩中多作羨字解因今日無伯  
才之君大度容人之過如孟德者是以深羨于君石麟  
埋沒藏春草賦實境也銅雀荒涼起暮雲憶孟德也此  
句是一詩之主意莫怪臨風倍惆悵欲將書劍學從軍  
言將受辟于藩府永爲朝廷所棄絕無復可望也然而  
不怒深得風人之意以李頎之新加大邑綬仍黃近與  
單車向洛陽顧盼一過丞相府風流三接令公香知君  
官屬大司農詔幸驥山職事雄歲發金錢供御府畫看  
仙液注離宮等視此直是應酬死句

起聯如李遠之有客新從趙地回自言曾上古叢臺太  
傷平淺劉禹錫之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  
稍勝而少陵之童稚情親四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能  
使次聯更爲後會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別筵倍添精彩  
更勝之矣至于義山之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  
生休則勢如危峰巖天當面崛起唐詩中所少者而昨  
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乃是具文見意之法  
起聯以引起下文而虛做者常道也起聯若實次聯反  
虛是爲定法

結句收束上文者正法也若開者別法也上官昭容之評沈宋貴有餘力也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貴有進神也義山馬嵬詩一代傑作惜于結語說破絕句是合律及長詩是結溫飛卿五丈原詩以譙周結武侯春日偶成以釣渚結旅情劉長卿之白馬翩翩春草綠邵陵西去獵平原宕開者也子美段褥詩之振我粗衣席愧客茹藜羹收上文者也此法人用者多

巖滄浪云中聯易得好句結難起更難

問曰措詞如何答曰詩人措詞頗似禪家下語禪家問

曰如何是佛非問佛探其迷悟也以三身四智對謂之  
韓盧逐兔喫棒有分雲門對曰乾屎橛作家語也劉禹  
錫之元都觀二詩是作家語崔珣鴛鴦如谷鷓鴣死說  
二物全無自己韓盧逐兔喫棒有分者也禹錫詩前人  
說破見者易識未說破者當以此意求之乃不受瞞不  
然非落于宋卽墮于明喫棒未有了日在問曰唐人故  
意瞞人乎答曰祖師語豈曾瞞人爲人看不出不得道  
祖師不瞞人唐人詩豈曾瞞人爲人看不出不得道唐  
人不瞞人也其瞞宋人者淺瞞明人者深

優柔敦厚言之者無異聞之者足戒詩教也唐人之詞  
微而婉王建宮詞云金殿當頭紫閣重仙人掌上玉芙蓉  
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雲車駕六龍神堯以老耄爲  
始祖尊爲元元皇帝太平天子謂諸帝朝老耄也禮天  
子不乘奇車五色雲車用漢武帝甲乙日青丙丁日赤  
等事刺天子乘奇車非禮也周伯敬謂之具文見意此  
杜元凱左傳序語謂不着議論而意自見可見元人許  
思深于明人多也 宮詞又有曰龍烟日煖紫曠曠宣  
政門當玉仗風五刻閣前卿相出下簾聲在半天中意

刺君臣隔闕辭則尊崇殿陛又曰射生官女宿紅粧請  
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刺  
服妖也必是武宗王才人事又曰干牛仗下放朝初玉  
案旁邊立起居每日進來金鳳紙殿前無事不多書辭  
則慶幸昇平意則譏刺蒙蔽皆措詞之可法者也元人  
詩思之深入者如丁鶴年題梧竹軒結云中郎去後知  
音少共負奇才奈老何用一伯喈總收二物有力量語  
復有寄托感人聞元順帝殂于漠北云仙家一笑乾坤  
老誰御瑤池八駿歸語不迫切而深于痛哭明人誰有

此耶二百餘年人才皆爲二李粗浮聲色所錮沒不知有此心路

義山龍池詩云龍池賜酒敞雲屏羯鼓聲高衆樂停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龍池元宗潛邸南池沉而爲池卽位後以爲瑞應賜名龍池制龍池樂社密言之龍池篇卽樂歌也開元天寶共四十二年賜酒于此者多矣薛王侍宴自在前壽王侍宴自在後敬山詩意非指一席之事而言之也十四字中敘四十餘年事在鼎之筆也元宗厚于兄弟而薄于其子詩中隱然入

三百篇可也若溪漁隱謂楊妃時薛王之死已久阿阿  
義山馬嵬詩曰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敘  
天下大事而六七馬牛爲對恰似兒戲扛鼎之筆也高  
棟謂義山詩對偶精切阿阿人欲開口先須閉眼開口  
則易閉眼則難

離騷若干言只椒蘭二字見意謂子椒子蘭譜屈公于  
王者也又雜于諸草木中見者不覺古人之立言溫厚  
如此

明道非詩人而刺新法君臣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

陰有道之官乃爾蘊藉求之明人如小犬隔花空吠影  
夜深宮禁有誰來六宮處處秋如水不獨長門玉漏長  
稀于晨星矣六宮聯詠武宗巡遊小犬聯太祖破陳友  
諒貯其姬妾于別舍李善長兄弟有窺覘者故詩云然  
也善長得罪以此事季迪亦以此致重典况于直出者  
乎

詩苦于無意有意矣又苦于無辭如魏夷中之餽禾當  
日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詩之所以  
難得也

漢魏也晉宋也梁陳也三唐也宋元也明也不須看讀  
遙望氣色迥然有別此何以哉辭爲之也猶夫衣冠舉  
止可以觀人也有意無詞鋪襖子上披蓑衣矣

詩貴活句賤死句石曼卿咏紅梅云認桃無綠葉辨杏  
有青核于題甚切而無丰致無寄托死句也明人充棟  
之集莫非是物二李爲尤甚耳子瞻能識此病故曰作  
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其題畫云野鳥見人時未起意  
先改君子何處看得此無人態措詞雖未似唐人而能  
于畫外見作畫者魚鳥不驚之致乃活句也咏物非自

寄則規諷鄭谷鷓鴣崔珣鴛鴦已失此意何況曼卿宋  
人耶梅詢退位而熱中其姪女咏蠟燭以刺之云樽前  
獨垂淚應爲未灰心詢見之有愧色視紅梅何如

唐詩固有驚人好句而其至善處在乎澹遠含蓄宋失  
含蓄明火澹遠唐如李拯詩云紫宸朝罷綬鸞鸞丹鳳  
樓前駐馬看惟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兵火  
後之荒涼不言自見但此法唐人用之已多今不可用  
也

詩不可以言求當觀其意譏刺是人不言其所爲之惡

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君  
子借老副筭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頌美是人  
不言其所爲之善而言其容貌之盛冠服之華而民安  
之以見其無愧緇衣之宜兮服其命服是也新謂漢唐  
爲黃河三百篇爲星宿海

嚴滄浪云詩不可太著題不在多使事押韻不必有出  
處用字不必拘來歷下字貴響造語貴圓活貴洒脫不  
可拖泥帶水最忌骨董最忌趁貼語忌重意忌淺服忌  
露味忌短音韻忌散緩亦忌迫促

唐人之命意宋明或有所合者至于措詞則如北山閑  
原鐵嶺五官雖同迥非遊左人之語言矣郡中卽事若  
宋明人爲之必是直陳本意辛士謬云紅衣落盡暗香  
殘葉上秋光白露溥越女含情已無限莫教長袖倚欄  
干余友賀黃公曰是以思婦比孤臣寓滯周南之感  
耳余謂今人作此詩人必共以無謂譏之矣那得不共  
作直陳本意之詩乎風氣使然智者莫如之何

禪者有云意能刻句句能刻意意句交馳是爲可畏夫  
意刻句宜也而句亦能刻意與意交馳不須稟意而行

故曰可畏詩之指詁亦有然者莫以字面求唐人也臨  
濟再參黃公案禪之句刻意也薛王沉醉壽王醒詩之  
句刻意也

問曰造句鍊字如何答曰造句乃詩之末務鍊字更小  
漢人至淵明皆不出此康樂詩矜貴之極遂有琢句梁  
陳別論陳伯玉復古之後李杜諸公偶一涉之不以經  
意中唐猶不甚重至晚唐而人皆注意于此所存既小  
不能照顧通篇以致神氣蕭索詩道至此大厄運也一  
盛唐人之用字實有後人難及處如玉右丞之鸞與迴

出千門柳閣道回看上苑花其用迴出回看景物如見  
子美之石出倒聽楓葉下櫓搖背指菊花開亦然而野  
航恰受兩三人旭日散雞豚受字散字更非他字可易  
甚不費力宿火陷爐灰陷字精確雄武颯猶好至杜有  
鶴之風煖鳥聲碎方干之香杭倚水春碎字倚字費力  
甚矣

宋人詩話多論字句以致後人見聞愈狹然錄字與琢  
句不同琢句者淘汰陳濁也常言俗語惟靖節子美能  
用之學此便流于蕘夫擊壤集五七字爲句之語錄也

祖詠之萬里寒光生積雪三邊曙色動危旌子美之麒麟不動爐烟上孔雀徐開扇影還其用生動不動徐開字能使詩意躍出是造句之妙非琢鍊之妙也

子美之峽坼雲霧龍虎睡江清日抱澹澹遊晚唐人險句之祖也盤渦浴鷲底心性王建詩之祖也太白之如何青草裏也有白頭翁用虛字流水對易見子美之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不用虛字流水對難見

劉長卿之身隨敝履經殘雪皇甫冉之菊爲重陽冒雨

開開晚尉門徑也

鍊字乃小家筋節四六交梁陳詩之餘鍊字之妙大不易及子瞻文集以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八字耳永叔曾無一字唐詩鍊字處不少矣此字便粗澀畫家云烘染過度卽不接苦吟鍊句之謂也注意于此卽欠大端唐僧無可云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以雨聲比落葉也又云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以遠燒比微陽也比物以意而不指其物謂之象外句非苦吟者不能也

張翥云牆頭細雨垂纖草水而回風聚落花花聚山回

草惟由細工矣

蔡寬夫云煉句勝則意必不足語工而意不足則格力必弱

宋人眼光祇見句法其詩話于此有可觀者不可棄之開寶諸公用心處在詩之大端而好句自得大歷以後漸漸束心于句句雖佳而詩之大端失矣